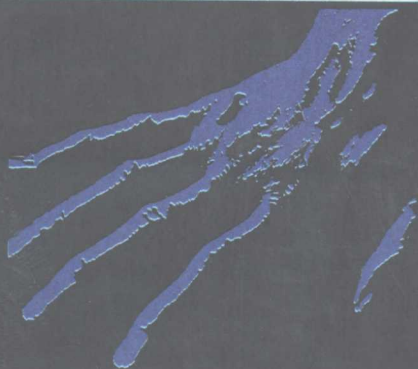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鬼谋

台湾 文亦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TAIWAN
WENYIQI

鬼谍

台湾 文亦奇
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

鬼谍

台湾 文亦奇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7 $\frac{3}{4}$ ·161 000

1988年7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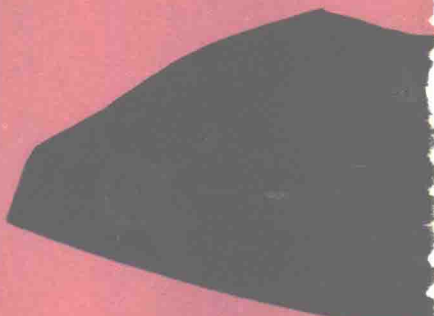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98-7/I·64 定价: 2.40元

1988 · 北京

责任编辑：沈庆均

装帧设计：晓 杰



目 录

一	城堞上的人头·····	1
二	智破间谍网·····	11
三	案情分析·····	28
四	浪子入监·····	49
五	狱中遇险·····	62
六	死 谍·····	72
七	疑 点·····	80
八	下杭州·····	100
九	绑架行动·····	125
十	走芜湖·····	143
十一	浪子多情·····	156
十二	捉“奸”·····	171
十三	美男计·····	186
十四	找“鬼”·····	202
十五	杀“鬼”·····	209
十六	真相大白·····	224
十七	佳人有约·····	242

一 城堞上的人头

灰沉沉的天空，还没有到傍晚，天色已是很幽暗。大雨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视线模糊不清。在南京城外，有两个人撑着油纸伞，缓缓地走来。那条进城的路，本来是十分热闹的，两侧开了不少店家，招徕客商。但今天情况有些特别，家家户户都紧闭了大门，提早打烊，因此格外显得冷冷清清。

而在大雨中向城门口走去的，只有这两个人。他们来到城门不远的地方，就停止前行，在一家店门外的屋檐下站住，观望城门口的情形。

但见灰暗色的石头城，高达数丈，好象一条巨龙，躺卧在地上，气势非常雄壮，所谓“龙蟠虎踞”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只是这两个撑油纸伞的来客，并不在雨中欣赏南京城，他们的眼睛一直向城门口观看，面上流露出焦急的神情，连雨点打落在脸上，一滴一滴地流下来，也不觉得哩！

“我们约定在这时间会面，她怎么还不出城呢？”一个观望着城门口的男人说话。又道：“是不是出了事？”

“……”和他一同来的人，摸出一个小型的望远镜，用油纸伞作掩护，偷偷地观察城门口情况。因为他们不敢走得太近，又在大雨中，视线模糊。他看了一下说：“城门早已关闭，在城门洞内，有八个清兵在躲雨。他们背上都背

了缠红布条的大刀。嘿……看来我们等候的人，今天是不会出城的了。”

“我也早听说，城内很紧张，那些辫子兵查问得很紧哩！抓到了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是一刀砍下脑袋来！”另一个接口，说话时不禁打个冷战，好象给清兵抓住了要杀头似的。

“咳！早知如此，实在不该让小月进城去……”

“但她很机警勇敢呀！又没有带东西进城。且女人总比男子安全些。辫子兵哪会怀疑一个乡下大姑娘是……”

“嘘！不要说了！”观看望远镜的人阻止同伴说话。

他们虽然在冷静得如鬼墟般的街道上谈话，四周没有人听见，但是说话仍是要小心，以防万一隔墙有耳。

这两个人，观看望远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南浪子欧阳清，另一个是他的同伴李正雄。这是在清宣统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长江流域的革命行动波澜万丈，即将推翻专制的爱新觉罗皇朝，建立民主共和的新中国。在这革命的大时代中，虽然不是革命党人的欧阳清，也被革命的热情所激动，象过去一样，参加了革命党人的若干秘密危险的活动。

“呀……”欧阳清惊叫起来，脸色大变，手中望远镜几乎跌落。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李正雄关心地问。

“人头！一个人头……挂在城堞上……”他发抖地说。

李正雄忙接过望远镜观看，果真看见城门的左边，大石块叠成的城堞上，挑出一根竹竿，上面挂了一个人头……

在这动乱的大时代中，清兵妄杀无辜，镇压革命行动，冀图挽救垂亡的命运，这是常见的事。欧阳清看过不少被砍杀的人头，这次为什么发抖……

李正雄校准了望远镜的焦距，大雨稍微减弱了些，能见度增加。他仔细地看清楚了这个人头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一个清秀的脸孔，张目咧嘴怒视，死不瞑目的神情，透过镜片清楚地看见鲜血被大雨冲去，因此面色格外青白……他看不下去了，把望远镜交给欧阳清，双目中涌出泪水，悄悄流下来，沉痛地说：

“是她！我们又牺牲了一个优秀的同志……”

欧阳清早已认出，那个人头是小月的，今天早上送她进城去，哪知道……他叹了口气，愤恨地说：

“唉！她只有十八岁就死了。小月，我会替你报仇！”

在欧阳清的头脑里，迅速地回忆这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。她是欧阳清朋友的妹妹，这个朋友是革命党人，在一次失败的革命行动中光荣牺牲了。在慷慨赴义之前，留下一封遗书给欧阳清，托他照顾妹妹小月。因此欧阳清虽然是浪子，有缠不清的男女私情，但对小月却不一样，当她是自己的小妹妹，处处细心照顾她，一点也不杂有男女私情在内。且在小月面前，欧阳清装得十分正经，从来不敢说一句轻薄的笑话，露出“浪子”的神色。小月对他，也似兄长一样的尊敬。

小月要继承亡兄的遗志，参加革命党，以行动来推翻清政府。欧阳清告诉她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捉住了会杀头。但小月不听从他的劝告，毅然入盟，她认为这是每个觉醒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，决不畏死逃避。欧阳清无奈，只好嘱咐陈武等朋友，从各方面照顾小月。

现在长江上游爆发革命，起义后各地响应，眼看大势已去的大清帝国即将覆亡。但他们不肯轻易地放弃统治，把

政权拱手交给革命党人。因此革命军和清兵缠斗不休，烽火未熄。而长江下游的重镇南京，仍在清兵手中，坚拒向革命军投降。且实行恐怖手段，屠杀涉嫌的革命党人。使六朝金粉的石头城中，密布了血腥的恐怖阴霾。

革命党人为了夺取南京，就派同志入城，和城内的党人秘密联络。小月自告奋勇，愿意冒险入城。因为她生长在南京，对地方情况最熟悉，和城内革命同志又相识，因此上级就准许小月去了。

欧阳清不放心她，亲自和李正雄陪小月到南京城外的下关，细心叮咛一番。目送她混入南京城。

为什么这次任务不让欧阳清替代她去，或是陪她一起进城呢？是小月坚决不答应。她说：

“欧阳大哥，你照顾得太周到了，样样帮我去做，我还有什么用？我将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。这次我拒绝你的建议，由我独自去完成任务。我已十八岁了，我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，你放心吧！”

“但……你太年轻了，万一……”欧阳清说。

“不要说了。如果革命党人有任务，要人替代去完成，嘿！这还参加什么革命！”小月认真地截住他的话。

“但……守城的清兵杀人红了眼，近乎疯狂，不管什么人，抓住了就砍头。你此去很危险呀！”

“就算是有危险，革命党人抱决死之心，把自己奉献给理想。赴汤蹈火，决不畏惧退缩。”小月继续说：“欧阳大哥，我已长大了，你千万别将我再当小孩子看待。”

“但……”他仍是不放心。

“你放一万个心，我会照顾自己。且这次任务十分秘密，

只有少数忠实的同志知道，决不会泄露消息，败坏事情的。我进城去，可说很安全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还是我陪你进城，万一有事时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不要！你陪我去，反而会坏事。”小月连忙拒绝。“你那口音，一听就不是南京人，盘问时一定露出马脚来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用陪我去！”

欧阳清劝不动她，只好说：“你把传达的命令，记在心里，不带纸张和刀枪，以及任何革命党人的东西。完成任务之后，立即出城，不可耽得太久。”

“好啦！你别当我是三岁小娃娃，一切我会办妥。”

小月扮成乡下大姑娘，提了一篮蔬果进城。因为局势动荡，清兵只在上午和下午开放两个时辰，准许人民进出南京城。在城门口布岗，严密搜查盘问，捉拿革命党人。

小月身上没有带任何足以证明是革命党人的东西，欧阳清心想，就是清兵搜查她，也不会出问题。但哪知道当天下午，她的脑袋已挂在城门口了。

这对欧阳清真是个重大的打击。这样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少女，就如此牺牲了！他痛心欲狂，且内疚对不起亡友，没有尽心尽力照顾小月。

欧阳清愤怒万分，恨不得冲上前去，杀尽清兵泄愤。李正雄忙拉住了他，轻声道：

“忍耐！不可轻举妄动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“走？”欧阳清睁大血红的眼睛，牙齿咬得格格地响。“就让他们害了小月？不……这是血债，一定要追讨！”

“但现在不是追讨的时候，血债将来会清算的。”李正雄望望城门说：“我们站得太久了，城门口的辫子兵已在注

意。不走恐怕有麻烦。不如回下关的客栈去……”

果然有两个清兵在看他们，指指点点地说话。因路上很泥泞，才没有走过来。但如果再不走，也许真会来查问。

“唉……”欧阳清满眶热泪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又望一下城门上的小月脑袋，黯然和李正雄走了。

回到下关的客栈内，有个穿着传教士黑衣长袍的中国人，正在向人讲耶稣道理。看见欧阳清和李正雄进来，缠住了大谈“信主得救”。这真不是时候，他们情绪恶劣到极点，哪有兴致听耶稣。且欧阳清对这种“假洋鬼子”一向没有好感，以为他们只是狐假虎威，借洋人势力欺侮中国人，那些耶稣道理不听也罢。

“请你走开，别跟住我们讲耶稣，我们没有兴趣听！”欧阳清的脸色很不好看，对这传教士十分厌恶。

“呀！你别这样没耐心呀！上帝是仁慈的，他爱世人……”传教士说了一大堆道理，已跟到他们的房间门口，轻声说：“你们会有兴趣听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！”

李正雄吃惊，注意这个“假洋鬼子”，忙接口回答：

“同心协力复神州！”

这是革命党人联络同志的暗号。传教士一闪身，就跟他们进入房内，立即把房门紧紧关上。说：

“我已等候你们一小时多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李正雄惊疑地问。

“我是从南京城内混出来的。嘿！就凭这套‘假洋鬼子’的长袍，辫子兵不敢查问，轻易地就过关了。”来人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王明光，因为得不到上级的指令，不得不出来找你们……”

王明光正是小月入城去联络的人。李正雄忙伸手和他热情地握手，并介绍欧阳清和他认识。

“王同志，我们是派了一位女同志进城去的，但……”欧阳清说到这儿，泪水涌出，悲伤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我知道，我见过她，且看见她给抓……”王明光说：“真是勇敢的革命党人，宁愿牺牲生命，决不泄露机密。”

“呀！你见过她？她是怎样给抓的？”欧阳清急问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是约定在夫子庙前见面，联络上后再同赴秘密机关。哪知在今天中午，我们看见她的时候，她头上左鬓插的那朵花，已改插在右鬓。这是危险的信号，暗示她有了麻烦，发现密探在跟踪，不能和我们联络。于是大家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走过。她在夫子庙绕了一圈，就走出城去了。我不放心，远远地跟她到城门口，只见那个密探和守城清兵低声数语，她就被抓了！清兵不需审问，将她一刀砍下脑袋，挂在城门上……”

“……”大家不说话，沉默哀悼小月。

“她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，怎么会被发觉的？”欧阳清奇怪地问。

“这……我也想不明白。但看来是进城时就被发觉，才出动密探跟踪，企图查出城内我们的机关，把革命同志一网成擒。但她十分机警，当发现被狗腿子盯住了，就移动插花暗示危险，警告我们，不再联络。唉！这位女同志真伟大，她牺牲自己保全了城内的同志。”王明光唏嘘地说。他对小月的牺牲充满了敬意。

李正雄问：“现在你们准备怎样呢？”

“这正是我今天出城来的目的。照目前的南京情势，城

内同志的力量太薄弱，武器也不够，虽然人民同情、支持革命，但要和死硬的忠于清廷的军队拼斗，把他们消灭，恐怕还做不到。因此希望上海等地的党人支援，才有办法光复南京城。”王明光回答。

“这情况我们也明白。”李正雄点头道：“南京城如果拿下来，那么长江以南各省全部光复，这对革命形势十分有利。上海方面希望南京起义成功，可是又考虑到事实上的困难，所以决定采用包围的策略，先从镇江、芜湖等地，发动革命，再一步步地进逼南京。那时候城内的清兵不是投降，便是向北方撤退，我们可以兵不血刃地取得南京。今天本来请这位女同志入城，就是传达这指令。请你们忍耐，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徒然牺牲同志，影响大局。”

“是，是，我们坚决照指令实行！”王明光同意。

他们又交换了许多革命情报，商量各种对付清兵的方法。欧阳清默默坐在一隅，静听谈话，不发一言。因为他只是敬佩革命党人救国救民的理想，才参加他们的秘密的冒险行动，自己却没有加盟入党。因此有时他不想表示意见。

但他的脑子却没有休息，象个飞轮般快速活动。他在想：

“为什么清兵会发觉小月是个革命党人？”

欧阳清自信，小月在进入南京城之前，他曾亲自检查，身上什么细微的足以证明她是革命党的东西，全部找不到。又教了她一套遇到盘问时的回答，句句都可哄过清兵，不会被怀疑。且小月机巧玲珑，镇定沉着，不可能给他们发

觉。但结果是一进城，就给密探盯上，可见这事大有问题，但毛病出在哪里？欧阳清一时想不出来。

王明光和李正雄谈完话，匆匆告辞走了。李正雄见他沉思不语，安慰道：

“不要为小月难过了。革命党人不是成功，便是成仁，抱定决心为理想而奋斗，死而无怨！小月的牺牲对她来说，是慷慨赴义，用热血来灌溉革命之花，将来一定能结出果实！”

“……”欧阳清点头，突然抬头问：“李兄，象小月这样的牺牲，你不难过？她只有十八岁呀！好象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，就给摧残了，给砍下脑袋来。你好冷的心肠！”

“这不是我心肠冷，在革命行动中，有不知多少青年和小月相似，为理想而奉献生命。如果个个象你这样哀痛，怎么能再进行革命？”李正雄辩答。

“什么？有很多青年，和小月相似的牺牲了？”欧阳清吃惊地瞪大眼睛发问。

“是呀！给清官府发觉，还不是脑袋搬家！”

“你们行动十分秘密，怎么会被发觉？”欧阳清紧钉着问。

“这……我也不清楚。”李正雄回答：“总之，在最近以来，我们损失了很多优秀同志，使革命行动受到一些挫折。但我们有前仆后继的精神，最后一定会成功。”

“你们有没有检讨这些事件？比如小月进城去，怎么会被清兵发觉？”欧阳清追问。

“我们怎么不检讨？但我不大清楚检讨的结果。而且老实告诉你，我就是晓得也不会轻易说出来，这是党内重大的机密呀！”李正雄回答。

“我不管机密不机密，我要知道小月不明不白地被砍头，毛病出在哪里！”

“这……今晚有班火车驶上海，也许是最后的一班，明天火车不通了也说不定。我们搭车回上海。你要知道毛病在哪里，不妨去问陈武同志。”李正雄说。

“陈武……他忙得连影子都不见，会回答我的问题？”欧阳清摇头。

虽然他和陈武是老朋友，过去帮陈武干了不少惊天动地的秘密工作，但在革命风云紧张的时刻，找他很不容易。

“陈武很忙，仆仆风尘地奔波全国各地，找他是很不容易，但他在上海有个助理，找到了他不难了解情况。”李正雄摸出挂表看看，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收拾回上海。”

二 智破间谍网

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，在上海洋人势力控制下的租界中。有个相当大的花园，外边围了铁栏的矮墙，墙边种植常绿的矮树，青翠的枝叶攀附在铁栅上，分隔了住宅的内外。而墙外是街道，因位于高尚住宅区，附近居住的都是西洋人和中国富翁，街道十分整洁。在傍晚时分，往来行人车辆稀少，格外显得幽静。

有辆黑色有篷的马车，停靠在这幢洋房的对街。车内坐着欧阳清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，他们撩开车窗上红色窗帘，对着这幢花园洋房观看，对它十分有兴趣。

胖子手指点着洋房的二楼，对欧阳清说：

“就是在二楼，那第三间屋内，那里有座保险铁箱，我们需要的东西，就在箱内。”

欧阳清回头问他：“是什么宝货？”

“一本密码，也许还有别的机密文件。找到了这些，我们就可破坏清政府的间谍网，对革命有重大贡献。将使许多青年同志，免遭毒手！”胖子回答。

欧阳清吹了一声口哨，又问：“你确定这儿是清官府的情报机关？”

“我监视了很久，早就想干掉它，但……一直没有动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欧阳清问。

“唉……”胖子叹口气说：“你可不晓得我们吃租界巡捕房饭的难处，洋人处处要管，不能犯错呀！要是不依照法律，没有证据乱抓人，关进巡捕房拷打，逼问口供，嘿！如果那人施展神通，请了洋律师交涉，不但会保释出笼，还会告我们一状，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弄不好洋人怪罪下来，差使都保不住哩！所以，任何行动都要小心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！”

说话的胖子是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胡连奎，巡捕房就是警察局，探长是“包打听”（侦探）的头子，在租界内势力不小，有搜查、逮捕和侦讯嫌疑犯的权力。但受制于洋督察，如果干得太离谱了，也会受到干涉。

干探长的大多是帮会出身，和下层社会有密切关系，如此才能吃这行饭。胡连奎不但在巡捕房工作，且暗中早已参加革命运动，投入陈武的组织中。过去清官府发现革命党人潜伏上海租界中，行文租界当局，会同巡捕房捉拿。胡连奎得到消息，暗中通风报信，使搜捕者扑空，一无所获，救了不少革命同志。因此陈武对他很信任，有若干秘密活动，交给胡连奎办理，干得相当成功，深得陈武的满意。

青年人参加革命运动，是为了实现救中国的理想，动机纯正。象胡连奎这样的人，现实重于理想，是不是另有动机，才投向革命阵营？这是个问题，但陈武并不重视它，他认为“革命的大门为每个爱国人士开放”，凡是诚心诚意参加革命的中国人，个个欢迎，不加阻挡。因为在这革命的大时代中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才能推倒清王朝，建立民国。何况胡连奎是个非常有用的人，对同志们在租界内的活动，有很大的帮助。因此他很快就成为陈武得力的秘